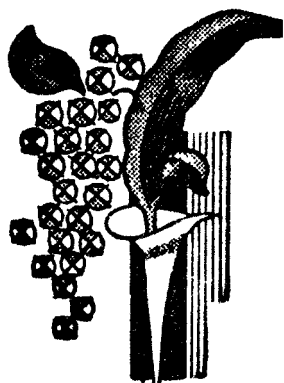


楚辭



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

序

離騷稱經，非屈原意也。古人引離騷，未有言經者，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，尊之爲經耳。劉舍人文心雕龍云：「及漢宣嗟歎，以爲皆合經術，揚雄諷味，亦言體同詩雅，四家舉以方經，而孟堅謂不合傳，褒貶任聲，抑揚過實，可謂鑒而弗精，玩而未覈者也。」然則古人既舉以方經，卽以經稱之，何不可之有？離騷有二解，太史公云：「離騷者，猶離憂也。」班孟堅曰：「離猶遭也，明己遭憂作辭也。」顏師古曰：「憂動曰騷。」王叔師曰：「離別也，騷愁也。」然以揭雄則離騷觀之，以前解爲是，王說殆非。騷不可離也，可離非騷也。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，郭璞注十卷，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，劉香草木蟲魚疏二卷，孟輿音一卷，徐邈音一卷，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離

騷傳，其書今亡。隋有僧道騫者，善讀之，能爲楚聲，音韻清功；至唐傳楚辭者，皆祖騫公之音。今諸家述作，不少概見，惟後漢王逸楚辭章句行於世。竊嘗論之，屈原誠千古不幸人哉！既遇上官靳尚妒害於前，復遭令尹子蘭讒毀於後；父既不聽，子又昏瞶，蠢爾懷王！藐爾頃襄！至今展誦離騷，猶令人痛恨不已。彼懷王者，貪婪爲性，奸佞是昵，武關一會，卒客死於秦，爲天下後世笑者；皆由不納屈原之忠諫，而靳尚輩實有以誤之也。奸人賊忠之罪小，誤國之罪大。屈原一腔熱血，無處漂洩，憂心煩亂，不知所訴，乃作離騷，非惡佞臣也，怨王之不聰也，憂國之將亡也。此賢者應有之事，而班孟堅以爲露才揚己，何其語之殘忍不仁耶？不痛惡奸邪之妒賢害能，而唯賢者之是責，豈賢果可妒，能果當害，而賢者固應默受其摧殘耶？後世知屈原者，以淮南王太史公爲最，彼班固粗人，宜不解此。詩云：「知我者謂我心憂，不知我者謂我

何求？」若依班固之說，則作此詩者，亦屬非是矣，其然豈其然？孟子曰：「惡佞，恐其亂義也；惡紫，恐其亂朱也。」若依班固之說，則義反須惡，而佞不必斥也，朱適當責，而紫不必惡也，天下有是理乎？年來涉歷世故，深知妒賢害能之誤於國家社會者，實非淺尠；而奸佞之人，在在有之，懷瑜握瑾者，能無憂乎？是編原標章句多誤，今取王逸注本改正，校讀一過，愈哀其不遇，而愍其志焉！劉舍人曰：「奇文鬱起，其離騷哉？」又曰：「乃雅頌之博徒，而詞賦之英傑也。」凡游心于文苑，具有酌奇獵豔癖者，蓋不可不讀。亦使知古人忠貞之節，昭如日月，香草美人爲可愛；惡禽臭物，凡在含識，誠所共疾也？夫

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下澣南匯朱太忙謹識

新式標點
楚辭目次

卷一 離騷經第一 釋文無經字 一

卷二 離騷九歌第二 一一

卷三 離騷天問第三 一八

卷四 離騷九章第四 二五

卷五 離騷遠遊第五 四〇

離騷卜居第六 四五

離騷漁父第七 四六

以上離騷凡七題二十五篇皆屈原作今定爲五卷

卷六 續離騷九辯第八 四七

楚

辭 目 次

二

卷七

續離騷招魂第九

.....五五

新式
標點

楚辭

卷第一

離騷經第一

離騷一

離騷經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屈原名平，與楚同姓，仕於懷王，爲三閭大夫，三閭之職，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。屈原序其譜屬，率其賢良，以厲國士，入則與王圖議政事，決定嫌疑；出則監察羣下，應對諸侯。謀行職脩，王甚珍之。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，妬害其能，共譖毀之。王疏屈原。屈原被讒，憂心煩亂，不知所愬，乃作離騷。上述唐虞三后之制，下序桀紂羿澆之敗，冀君覺悟，反於正道，而還己也。是時秦使張儀詐懷王，

令絕齊交，又誘與俱會武關。原諫懷王勿行，不聽而往，遂爲所脅，與之俱歸，拘留不遣，卒客死於秦；而襄王立，復用讒言，遷屈原於江南。屈原復作九歌、天問、九章、遠遊、卜居、漁父等篇，冀伸己志，以悟君心，而終不見省。不忍見其宗國將遂危亡，遂赴汨羅之淵，自沈而死。淮南王安曰：『國風好色而不淫，小雅怨誹而不亂，若離騷者，可謂兼之矣。』又曰：『蟬蛻於濁穢之中，以浮游塵垢之外，不獲世之滋垢，皜然泥而不滓，推此志也，雖與日月爭光可也。』宋景文曰：『離騷爲詞賦之祖，後人爲之，如至方不能加矩，至圓不能過規矣。』

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攝提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。皇覽揆余于初度兮，肇錫余以嘉名。名余曰正則兮，字余曰靈均。紛吾既有此內美兮，又重之以脩能。扈江離與辟芷兮，紉秋蘭以爲佩。汨余若將不及兮，恐

年歲之不吾與。朝搴阰之木蘭兮，夕搴洲之宿莽。日月忽其不淹兮，春與秋其代序。惟草木之零落兮，恐美人之遲暮。不撫壯而棄穢兮，何不改乎此度？乘騏驎以馳騁兮，來吾道夫先路。昔三后之純粹兮，固衆芳之所在。雜申椒與菌桂兮，豈維紉夫蕙茝？彼堯舜之耿介兮，既遵道而得路。何桀紂之昌被兮，夫唯捷徑以窘步。惟黨人之偷樂兮，路幽昧以險隘。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。忽奔走以先後兮，及前王之踵武。荃不揆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讒而齎怒。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，忍而不能舍也。指九天以爲正兮，夫唯靈脩之故也。曰黃昏以爲期兮，羌中道而改路。初既與余成言兮，後悔遁而有他。余既不難夫離別兮，傷靈脩之數化。余既滋蘭之九畹兮，又樹蕙之百畝。畦留夷與揭車兮，雜杜衡與芳芷。冀枝葉之峻茂兮，願竣時乎吾將刈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，哀衆芳之蕪穢。

衆皆競進以貪婪兮，憑不厭乎求索。羌內恕己以量人兮，各興心而嫉妬。忽馳騫以追逐兮，非余心之所急。老冉冉其將至兮，恐脩名之不立。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，長顙領亦何傷？擘木根以結茝兮，貫薛荔之落蘂。矯菌桂以紉蕙兮，索胡繩之纚纚。謇吾法夫前脩兮，非世俗之所服。雖不周於今之人兮，願依彭咸之遺則。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。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，謇朝諝而夕替。既替余以蕙纁兮，又申之以攬茝。亦余心之所善兮，雖九死其猶未悔。怨靈脩之浩蕩兮，終不察夫民心。衆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固時俗之工巧兮，偃規矩而改錯。背繩墨以追曲兮，競周容以爲度。饨鬱邑余侘傺兮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。寧溘死以流亡兮，余不忍爲此態也。鸞鳥之不羣兮，自前世而固然。何方圜之能周兮，夫孰異道而相安？屈心而抑志兮，忍尤而攘詢。伏清白以

死直兮，固前聖之所厚。

悔相道之不察兮，延佇乎吾將反。回朕車以復路兮，及行迷之未遠。步余馬於蘭皋兮，馳椒丘且焉止息。進不入以離尤兮，退將復脩吾初服。製芰荷以爲衣兮，纍芙蓉以爲裳。不吾知其亦已兮，苟余情其信芳。高余冠之岌岌兮，長余佩之陸離。芳與澤其雜糅兮，唯昭質其猶未虧。忽反顧以游目兮，將往觀乎四荒。佩繽紛其繁飾兮，芳菲菲其彌章。民生各有所樂兮，余獨好脩以爲常。雖體解吾猶未變兮，豈余心之可懲？

女嬃之嬋媛兮，申申其詈予。曰：鮀婞直以亡身兮，終然殀乎羽之野。女何博謔而好修兮，紛獨有此姱節。餐葦施以盈室兮，判獨離而不服。衆不可戶說兮，孰云察余之中情？世並舉而好朋兮，夫何覺獨而不予聽。

依前聖以節中兮，喟憑心而歷茲。濟沅湘以南征兮，就重華而漱詞。啓九

辯與九歌兮，夏康娛以自縱。不顧難以圖後兮，五子用失乎家巷。羿淫遊以佚畋兮，又好射夫封狐。固亂流其鮮終兮，汨又貪夫厥家。澆身被服強圉兮，縱欲而不忍。日康娛而自忘兮，厥首用夫顛隕。夏桀之常違兮，乃遂焉而逢殃。后辛之菹醢兮，殷宗用之不長。湯禹儼而祇敬兮，周論道而莫差。舉賢才而授能兮，循繩墨而不頗。皇天無私阿兮，覽民德焉錯輔。夫維聖哲以茂行兮，苟得用此下土。瞻前而顧後兮，相觀民之計極。夫孰非義而可用兮，孰非善而可服？[？]阼余身而危死兮，覽余初其猶未悔。不量鑿而正柄兮，固前脩以菹醢。

曾獻歎余鬱邑兮，哀朕時之不當。攬茹蕙以掩涕兮，霑余襟之浪浪。跪敷衽以陳辭兮，耿吾旣得此中正。騶玉虬以乘鸞兮，溘埃風余上征。朝發軔於蒼梧兮，夕余至乎縣圃。欲少留此靈瑣兮，日忽忽其將暮。吾令羲和弭節兮，

望崦嵫而勿迫。路曼曼其脩遠兮，吾將上下而求索。飲余馬於咸池兮，總余轡乎扶桑。折若木以拂日兮，聊逍遙以相羊。前望舒使先驅兮，後飛廉使奔屬。鸞皇爲余先戒兮，雷師告余以未具。吾令鳳鳥飛騰兮，繼之以日夜。飄風屯其相離兮，帥雲霓而來御。紛總總其離合兮，斑陸離其上下。吾令帝閭開關兮，倚閭闔而望予。時曖曖其將罷兮，結幽蘭而延佇。世溷濁而不分兮，好蔽美而嫉妬。朝吾將濟於白水兮，登閭風而縹馬。忽反顧以流涕兮，哀高丘之無女。溘吾遊此春宮兮，折瓊枝以繼佩。及榮華之未落兮，相下女之可詒。吾令豐隆乘雲兮，求宓妃之所在。解佩纕以結言兮，吾令蹇脩以爲理。紛總總其離合兮，忽緯繡其難遷。夕歸次於窮石兮，朝濯髮乎洧盤。保厥美以驕傲兮，日康娛以淫遊。雖信美而無禮兮，來違棄而改求。覽相觀於四極兮，周流乎天余乃下。望瑤臺之偃蹇兮，見有娥之佚女。吾令鳩爲媒兮，鳩告余以

不好。雄鳩之鳴逝兮，余猶惡其佻巧。心猶豫而狐疑兮，欲自適而不可。鳳皇既受詒兮，恐高辛之先我。欲遠集而無所止兮，聊浮游以逍遙。及少康之末家兮，留有虞之二姚。理弱而媒拙兮，恐導言之不固。世溷濁而嫉賢兮，好蔽美而稱惡。閨中既以邃遠兮，哲王又不寤。懷朕情而不發兮，余焉能忍而與此終古？

索蘘茅以筵篲兮，命靈氛爲余占之。曰兩美其必合兮，孰信脩而慕之。思九州之博大兮，豈惟是其有女？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，孰求美而釋女？何所獨無芳草兮，爾何懷乎故宇？世幽昧以眩曜兮，孰云察余之善惡？民好惡其不同兮，惟此黨人其獨異。戶服艾以盈要兮，謂幽蘭其不可佩。覽草木其猶未得兮，豈理美之能當？蘇糞壤以充幃兮，謂申椒其不芳。欲從靈氛之吉占兮，心猶豫而狐疑。

巫咸將夕降兮，懷椒糈而要之。百神翳其備降兮，九疑繽其並迎。皇剡剡其揚靈兮，告余以吉故。曰：勉陞降以上下兮，求槩燼之所同。湯禹儼而求合兮，摯咎繇而能調。苟中情其好脩兮，又何必用夫行媒？說操築於傅巖兮，武丁用而不疑。呂望之鼓刀兮，遭周文而得舉。甯戚之謳歌兮，齊桓聞以該輔。及年歲之未晏兮，時亦猶其未央。恐鵲鳩之先鳴兮，使夫百草爲之不芳。何瓊佩之偃蹇兮，衆蓂然而蔽之。惟此黨人之不諒兮，恐嫉妬而折之。時繽紛以變易兮，又可以淹留？蘭芷變而不芳兮，荃蕙化而爲茅。何昔日之芳草兮，今直爲此蕭艾也？豈其有他故兮，莫好脩之害也。余以蘭爲可恃兮，羌無實而容長。委厥美以從俗兮，苟得列乎衆芳。椒專佞以慢慝兮，櫟又欲充夫佩褱。旣干進而務入兮，又何芳之能祇？固時俗之流從兮，又孰能無變化？覽椒蘭其若茲兮，又況拔車與江離？

惟茲佩之可貴兮，委厥美而歷茲。芳菲菲而難虧兮，芬至今猶未沫。和調度以自娛兮，聊浮游而求女。及余飾之方壯兮，周流觀乎上下。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，歷吉日乎吾將行。折瓊枝以爲羞兮，精瓊爚以爲糧。爲余駕飛龍兮，雜瑤象以爲車。何離心之可同兮，吾將遠逝以自疏。遭吾道夫崑崙兮，路脩遠以周流。揚雲霓之晻霫兮，鳴玉鸞之啾啾。朝發軔於天津兮，夕余至乎西極。鳳凰翼其承旂兮，高翱翔之翼翼。忽吾行此流沙兮，遵赤水而容與。麾蛟龍以梁津兮，詔西皇使涉予。路脩遠以多艱兮，騰衆車使徑待。路不周以左轉兮，指西海以爲期。屯余車其千乘兮，齊玉軛而並馳。駕八龍之蜿蜒兮，載雲旗之委蛇。抑志而弭節兮，神高馳之邈邈。奏九歌而舞韶兮，聊假日以媮樂。陟陞皇之赫戲兮，忽臨睨夫舊鄉。僕夫悲余馬懷兮，蜷局顧而不行。

亂曰：已矣哉！國無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懷乎故都！既莫足與爲美政兮，吾將

從彭咸之所居。

卷第二

九歌第二

九歌者，屈原之所作也。昔楚南郢之邑，沅湘之間，其俗信鬼而好祀；其祀，必使巫覡作樂歌舞，以娛神。蠻荆陋俗，詞既鄙俚；而其陰陽人鬼之間，又或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。原既放逐，見而感之，故頗爲更定其詞，去其泰甚；而又因彼事神之心，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。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，而君子反有取焉。

吉日兮辰良，穆將愉兮上皇。撫長劒兮玉珥，鏐鏐鳴兮琳琅。瑤席兮玉璫，盍將把兮瓊芳。蕙肴蒸兮蘭藉，奠桂酒兮椒漿。揚枹兮拊鼓，疏緩節兮安歌。